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 THE TEMPEST

## 暴风雨

孙大雨译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

本书根据 H. H. Furness 新集注本译出

暴 风 雨

〔英〕莎士比亚 著

孙大雨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5 插页 3 字数 81,000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7-5327-1941-3/I·1166

平装定价:8.00 元

## 译 序

《暴风雨》(The Tempest)这出无比优美的诗剧是英格兰、也可说是西欧乃至举世最伟大的戏剧诗人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在他一系列辉煌的创作中,晚年殿后的一部喜剧杰构。自一五八八年他廿四岁时开始创辟他的诗剧作品,直到一六一三年结束他写作生涯两年前的一六一一年,当时他四十七岁,这《暴风雨》剧作是全部经他所手写的末了一出诗剧。一六一二到一六一三年出版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内有大概六景也出自他的手笔,其余则或许为较晚而次要的戏剧诗人约翰·弗莱丘(John Fletcher, 1579—1625)所作。在莎氏当年,《暴风雨》跟他别的剧本一样,并未经他自己设法去印刷成书、出版问世,因为他是戏院的合伙所有人之一;把剧本付印出版,向公众发行,当会被认为对于他所入股的戏院的权益构成相当大的损害。

剧本内主要角色的性格极为显著精彩:合法而被篡夺的米兰城邦公爵泊洛斯潘如(Prospero, Duke of Millaine)秉性明智而茂于品德,他的独生爱女蜜亮达(Miranda)十分纯洁优美,荒岛上的女巫锡考腊克斯(Sycorax)的儿子喀力奔(Caliban)则很卑鄙顽劣,篡夺者、公爵的兄弟安托尼奥(Antonio)凶狠而恶毒,鬻伶儿(Ariel)乃为一个出神入妙的精灵。

莎氏写作《暴风雨》的时日大概在一六一一年秋季,随即在

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 1566—1625)宫廷内初次上演,又于一六一二至一六一三年之交的冬天,当伊丽莎白(Elizabeth)公主与选举侯潘莱泰恩(Elector Palatine)结婚喜庆时,再度演出。莎氏两位多年的同事友好约翰·海明(John Heming or Heminges, 1630年卒)和亨利·康兑尔(Henry Condell, 1627年卒)于他过世后六年多为他在一六二三年出版的初版对开本《戏剧全集》(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s Complete Works, 其中缺漏《判列格理斯》(Pericles)一剧)内,将《暴风雨》排居全书第一篇。

被兄弟安托尼奥篡夺了公爵权位的剧中主角米兰城邦公爵泊洛斯潘如,带领着他和已故夫人的独生小女儿蜜亮达在一只独木小舟内飘流在海滨,并没有遭遇到他兄弟所指望的意外,幸运地到了一个荒岛上定居下来。这小岛是巫婆锡考腊克司被驱逐的所在。由于泊洛斯潘如擅长于魔术,他解救释放了岛上被那个巫婆所拘禁的一些精灵,其中有一个最机敏的名叫霍俐儿,他们如今因感恩图报,都顺从而听命于他,受他的驱使;他也差遣着巫婆的儿子喀力奔,那可是个魔鬼和巫婆所生的一头畸形怪物,少一点像人,多一点像畜生,或是一半像海里一半像陆上的野兽。泊洛斯潘如和他的小女儿离群索居在岛上生活了十二年后,有一条船,上面乘着那篡夺者安托尼奥、他的同伙奈不尔斯国王和王子斐迪南,他们被泊洛斯潘如施魔法破船而滞留在岛上。船上的乘客都幸运得救了,但他们以为斐迪南已遇难,而斐迪南则以为他们都已淹死。斐迪南与蜜亮达相遇,他英年喜逢她芳龄,彼此发生了爱情而缔结了佳偶。在泊洛斯潘如指挥之下,霍俐儿使安托尼奥和奈不尔斯国王受到几番恐怖和困厄的遭遇。安托尼奥被吓唬得丧魂落魄而服帖了;国王则愧悔他自己的

不仁不义，与泊洛斯潘如归于和好，王子斐迪南也回到他的跟前。随后，泊洛斯潘如自行解除、放弃了他的魔法，准备回归他的公国米兰城邦去复位；一切都归于平静与欢宁。末了，除掉锡考腊克斯单独淹留在岛上外，其他角色都欢欣愉快地回到了米兰城邦去安度时日。以上所简述的就是《暴风雨》这篇优美诗剧的梗概。

《暴风雨》与《冬日故事》等一些喜剧，为莎氏晚年的作品，剧本演化的结局都有一种和解妥协的气氛，这大概与莎氏渐入老境、阅世已深、性格归于和淡有关。

《暴风雨》是一部充满人文主义情怀、诗意盎然的作品，它给人们带来和平、宁静、恬谧氛围的美好感受。

孙大雨

一九九一年六月

（孙近仁记录整理）

# 暴风雨

## 剧中人物

阿朗梭 奈不尔斯国王  
西巴司兴 阿朗梭之弟  
泊洛斯潘如 合法的米兰公爵  
安托尼奥 公爵之弟,篡位的米兰公爵  
斐迪南 奈不尔斯王太子  
冈才罗 一位诚实的老枢密大臣  
亚特列安 大臣  
弗朗昔司谷 大臣  
喀力奔 一个野蛮的畸形的恶奴  
屈林居乐 弄臣  
史戴法诺 一个喝醉的酒膳司  
船主  
水手长  
水手们

蜜亮达 泊洛斯潘如之女  
靄俐儿 一个飘逸倏忽的精灵  
雅丽施 (虹女神)精灵

西吕姒（谷女神）精灵

朱诺（天后）精灵

宁敷（溪流曲水之女神仙）精灵

刈禾者 精灵

其他随侍珀洛斯潘如的精灵们

剧景：海上一只船上；后来在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上。

# 第一幕

## 第一景

[在海上一只船上。雷电交作的暴风雨声可闻。]

[船主与水手长分别上场。]

船主 头儿!

水手长 有,船主。有甚吩咐?

船主 好伙伴,去跟水手们打话! 要他们加把劲,马上动手,不然就要搁浅了。赶快,赶快! [下。]

[水手们上。]

水手长 嗨,弟兄们! 上紧,上紧,弟兄们! 马上,马上! 把顶帆收起! 听船主的哨子! ——尽你去刮得喘不过气来也罢,只要船儿能掉头。

[阿朗梭、西巴司兴、安托尼奥、斐迪南、冈才罗等同上。]

阿朗梭 好头儿,小心着意。船主在哪儿? 使劲儿干!

水手长 请务必待在下面。

安托尼奥 水手长,船主在哪里?

水手长 你没有听见他说吗? 你们来了碍事,去待在舱里;你们在这儿助长了风势。

冈才罗 别那样,好人儿,耐烦些。



水手长 等海水先耐烦。走开！这些呼啸的浪涛可理会一个国王的称号吗？舱里去！莫闹！别跟我们找麻烦！

冈才罗 好人儿，可要记得谁在你船上。

水手长 我除掉自个儿之外，不关心别人。您是位枢密大臣；您若是能叫这风雨和海浪莫做声，现在就平静下来，我们便不用掌这些绳儿索儿了。摆出您的权势来。您若是不能，只好去感谢上帝使您活了这么久，到舱里去迎接一时的不测吧，如果那个真要发生的话。——上紧，弟兄们！——我说，别耽在我们跟前。 [下。

冈才罗 我从这家伙身上得到了偌大的安慰。我看他没有要淹死的模样，他脸上倒满是要给绞死的神情。好命运女神，把稳了让他给绞死吧！将他的毕命索子做我们的缆绳吧，因为我们自己的缆绳眼前不中用了！如果他不是生就要给绞死，我们这处境可惨了。 [同下。

[水手长重上。]

水手长 把顶桅落下来！马上！收下，收下！把它打住，用主帆来试试看。①[幕后一声叫喊。]他妈的，这狼嚎狗叫！比风雨声，比我们的发号施令还响。——

[西巴司兴、安托尼奥与冈才罗同上。  
又来了？你们来这儿干吗？我们可要撒手不干，大伙儿都淹死？你们想沉在海里吗？]

西巴司兴 要你脖子上长天花，你这乱叫乱嚷、赌神罚咒、心肠恶毒的狗！

水手长 那么，你们来干吧！

安托尼奥 绞死你，狗！绞死你，你这婊子养、欺侮人的嚷嚷的东西！我们倒不如你那样怕淹死。

冈才罗 我保证他不会淹死，虽然这条船还不及一个栗子壳结实，倒像个浪不完的娘们老是漏水。

水手长 顶住风，顶住风！两张帆一起用！重新出海去！向外边倒退！②

[水手们上，浑身淋漓。]

水手们 全完了！求上帝，求上帝！全完了！ [同下。]

水手长 什么，我们非得淹死不可？

冈才罗 王上同太子在祷告！让我们帮他们，我们和他们一个样。

西巴司兴 我耐不下去了。

安托尼奥 我们干脆给酒鬼们骗掉了性命。——  
这个阔嘴巴的坏蛋，——但愿你淹死了，  
有十回潮水冲洗你！

冈才罗 他还会给绞死，

虽然每一颗水珠在打赌不让绞，

它们张大嘴要吞掉他。

[内人声杂乱，——“可怜我们吧！”“船破了，裂开了！”——“再见吧，妻子，孩子们！”——“别了，弟兄！”——“船破了，裂开了，裂开了！”——]]

安托尼奥 让我们都跟王上一同沉下去吧。 [下。]

西巴司兴 让我们向他告别。 [下。]

冈才罗 如今我但愿把这千顷的洪涛，换来一亩干旱的荒地，长干的石南丛，棕色的金雀枝；什么都行。天意毕竟得完成，可是我但愿能死在干旱中！ [下。]

## 第 二 景

[岛上。泊洛斯潘如的密洞前。]

[泊洛斯潘如与蜜亮达上。]

蜜 亮 达 若是您施行了法术，至亲的爹爹，  
叫这些狂涛咆哮，请安抚它们吧。  
若不是海水，升到了穹隆的脸上，  
把天火扑灭掉，上天仿佛要倒下，  
恶臭的地沥青。啊！见他们遭苦难，  
我一同在受苦！一艘绝好的海船  
(它准是载得有高贵的生灵在内)  
撞击成千百片！唉，那声声的叫喊  
打上我心头！可怜的人们，全死了！  
假如我是个有权力的天神，我足会  
叫海洋先沉到地里去，当它这么样  
淹没掉这船儿和船上搭载的生灵们  
之前。

泊洛斯潘如 你安心：不用多惶恐。告诉  
你那颗怜悯的心儿，祸害未肇成。

蜜 亮 达 唉，天可怜见！

泊洛斯潘如 并没有祸害。

我什么也没有做，只除了为你，  
只为你，宝贝，为了你，女儿！你自己  
却还不明白你是谁，也不知我来自  
何处；茫然于我岂止是泊洛斯潘如，

一个怪可怜的窑洞的主人，只仅仅是你的父亲。

蜜 亮 达

要想多晓得一些，  
从没有搅扰过我的思想。

泊洛斯潘如

这时间  
已到来，我该多告诉你一些。帮我来  
扯掉这件魔法袍。——行。[放下法袍]躺在那里，  
我的法术。——抹一下眼睛，宽心吧。  
那船破人亡的惨景，牵动了你胸中  
这哀矜的至性，我在作法中护卫  
频施地事先布置得如此安全，  
所以并无一个人——没有，船中  
任何人都未曾受到过哪怕是一根  
头发的损伤，虽然你曾经听到了  
他们的呼喊，见到船儿在沉没。  
坐下；因为你如今需多多知道些。

蜜 亮 达

您曾经屡次开始告诉我我是谁；  
但忽然中断，只使我徒然怀抱着  
疑问，而您终于说，“且等着，时间还未到。”

泊洛斯潘如

这时间现在可到了；正是  
目今这瞬刻，命令你倾耳来谛听。  
听从我，注意着。你可能记起我们  
来到这窑洞以前的那一段时候？  
我不信你能，因为那时节你三岁  
还没有足透。

蜜 亮 达

我肯定记得，爹爹。

泊洛斯潘如 凭什么？另外有房子，或者人，帮你记起来，可有什么东西的想念，告诉我，在你记忆里还有所存在。

蜜 亮 达 那可远得很；我记忆所保证的仿如一场梦，而不像是一片灼见真知。是否有四、五个女人曾经侍候我？

泊洛斯潘如 你有过，而且还不止，蜜亮达。这件事怎么会还在你心中？在时间的黑暗背景里和无底深渊中，你见到些什么？如果你记得来这里以前的事，或许你还能记起是怎样来到的。

蜜 亮 达 可是那个我再也不能记起来。

泊洛斯潘如 十二年以前，蜜亮达，十二年之前，你父亲是米兰的公爵，权重的一邦之主。

蜜 亮 达 爹爹，您是我父亲不是？

泊洛斯潘如 你母亲是一片贤淑和清贞，她说你是我的女儿；你父亲是米兰城公爵；他唯一的承继人和公主，——乃系出同门。

蜜 亮 达 啊，天呀！我们可遭遇到什么肮脏的勾当，所以会从那里来此？或者还许是幸运，能来到这里？

泊洛斯潘如 都对，都对，女儿！因肮脏的勾当，正如你所说，我们从那里给轰走；但还算幸运，被救助来到了此间。

蜜 亮 达 啊！想到我给您的那悲伤和困窘，我的心殷殷作痛，但那可记不得了！

请您讲下去。

泊洛斯潘如

我兄弟，他是你叔父，  
他名叫安托尼奥，——你仔细听我讲，——  
一个兄弟竟能这么样险恶  
而奸诈！——除了你，我爱他甚于整个  
人世间；我把国家委托他去掌管；  
当时在众多的君侯邦国中，要推  
米兰城邦为第一，而泊洛斯潘如，  
公爵班中居魁首；望重又德高，  
声华鹊起，在文艺领域里臻无双  
之妙。我既在那中间探索研求，  
邦政的治理便付托给与我兄弟，  
我自己对于大权倒成了生客，  
尤其是神往于玄秘的追寻，因而  
心情为它所吸引。你阴诈的叔父——  
你注意听我吗？

蜜 亮 达

泊洛斯潘如

我非常注意，爹爹。  
他学到了怎样去允诺恳请，  
怎样去不加准许，晋升什么人，  
或者贬抑谁，因为那人升迁得太快；  
他新任命我的旧人作他的僚属，  
我说，或调用了他们，再不然  
赋他们以新的身份；执掌了官吏  
和吏治的关键，把邦国人心拨弄出  
他爱听的曲调；于是他成了掩蔽  
我君侯主干的藤萝，吮吸我的精华。——

你没有注意倾听？

蜜 亮 达

啊，好爹爹！

我听着。

泊洛斯潘如

你仔细听我说。我这样疏忽了邦政时，完全幽居独处，倾注于自己内心的修能，岂知我那么样超群而拔俗，退隐优游，引得我无良的兄弟恶性起；我恺梯的信任，倒像是一个洵良博大的父亲，竟生出那么样刁顽的逆子——他那无信义不忠诚的滥贱卑污；对于我对他的信任，那真是阔大得没有止境，穷无边际。他这般不光是主宰了我赋税的收入，而且我权力所及也一起归他掌管，于是，——像一个把自己的记忆变成了对真实犯下罪过的人那样，撒了谎而且以谎为真，——他果真相信他自己的确是公爵；由于权责的委代，拥有了君侯外表上一应的尊荣：——他野心勃发，——你可在听吗？

蜜 亮 达

爹爹，

您讲的故事会医治耳聋。

泊洛斯潘如

为了使  
他演的那角色同角色本人之间  
没有间隔，他一定得成为名实

相符，独一无二的米兰城公爵。  
我呢，可怜的人儿，——我的藏书楼  
是够大的公国；占世间的君侯权位，  
他认为我如今已不配；他急于握政柄，  
如饥似渴，他勾结奈不尔斯国王，  
答允他年年去纳贡，矢敬称臣；  
把他的冠冕朝觐他那顶王冠，  
使从未低矮过的公国我邦，——唉，  
可怜的米兰！——卑躬屈节得不像样。  
啊，天呀！

蜜 亮 达  
泊洛斯潘如

听我讲他那密约，  
和事情的结局；然后告诉我这可是  
一个兄弟的行径。

蜜 亮 达

我如果不以为  
祖母是块无疵的琼瑶，那便是  
罪孽；贤德的母亲也生过劣子。

泊洛斯潘如

再说那密约。奈不尔斯国王原对我  
有深仇宿恨，听信了我兄弟的陈请；  
那便是，为报偿他称臣与不知多少  
贡税的条件，国王应立即将我  
和我的亲人从公国里连根拔掉，  
而将锦绣的米兰与全部荣誉  
赐给我兄弟。于是，招募好一支  
欺诈的队伍，有一天午夜，命定了  
干这个阴谋，安托尼奥把米兰城  
城门打开；而在黑夜无声中，



干这勾当的人手们，把我连同你，  
啼哭着，从那里轰走。

蜜 亮 达

哎呀，可怜！

记不起我当时怎样悲啼，我如今  
要重新哀哭：这是个绞眼泪的因由。

泊洛斯潘如

再听我讲下去，然后我引你到目前  
这件事；没有它，这故事便漫无标的。

蜜 亮 达

为何他们那时候不弄死我们？

泊洛斯潘如

问得好，小妮子。我的故事引起了  
这问话。宝贝，他们可不敢，老百姓  
爱我得这么样真切；他们才不便  
在这件事上打这么个血印，却只好  
用光彩的颜色，描绘那肮脏的罪行。  
总之，他们将我们快架上了小艇，  
载我们几海里到海上，那去处  
他们备得有一条朽烂的舢舨，  
船上既没有绳索，也没有辘轳，  
没有帆，也没有桅杆；即使是老鼠，  
凭它们的天性，也都已离开。他们  
把你我丢在上面，让我们面对着  
大海去哭泣，大海报我们以咆哮；  
面对着海风去叹息，海风对我们  
表示怜恤，以叹息相还报，却给了  
我们以好心的伤害。

蜜 亮 达

唉呀，那时节

我使您可多么烦累！